

植物学通信

(第二版)

[法] 卢梭著
熊姣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94-49
2021.2

阅览

植物学通信

(第二版)

[法] 卢梭著
熊姣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植物学通信 / (法) 卢梭 (Rousseau,J.) 著; 熊姣译. — 2 版.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沙发图书馆·博物志)

ISBN 978-7-301-21642-2

I . ①植… II . ①卢… ②熊… III . ①植物－普及读物 IV . ① Q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2169 号

书 名: 植物学通信 (第二版)

著作责任者: [法] 卢梭 著 熊姣 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1642-2/G · 3540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sofabook@163.com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者: 新华书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6 开本 11.75 印张 2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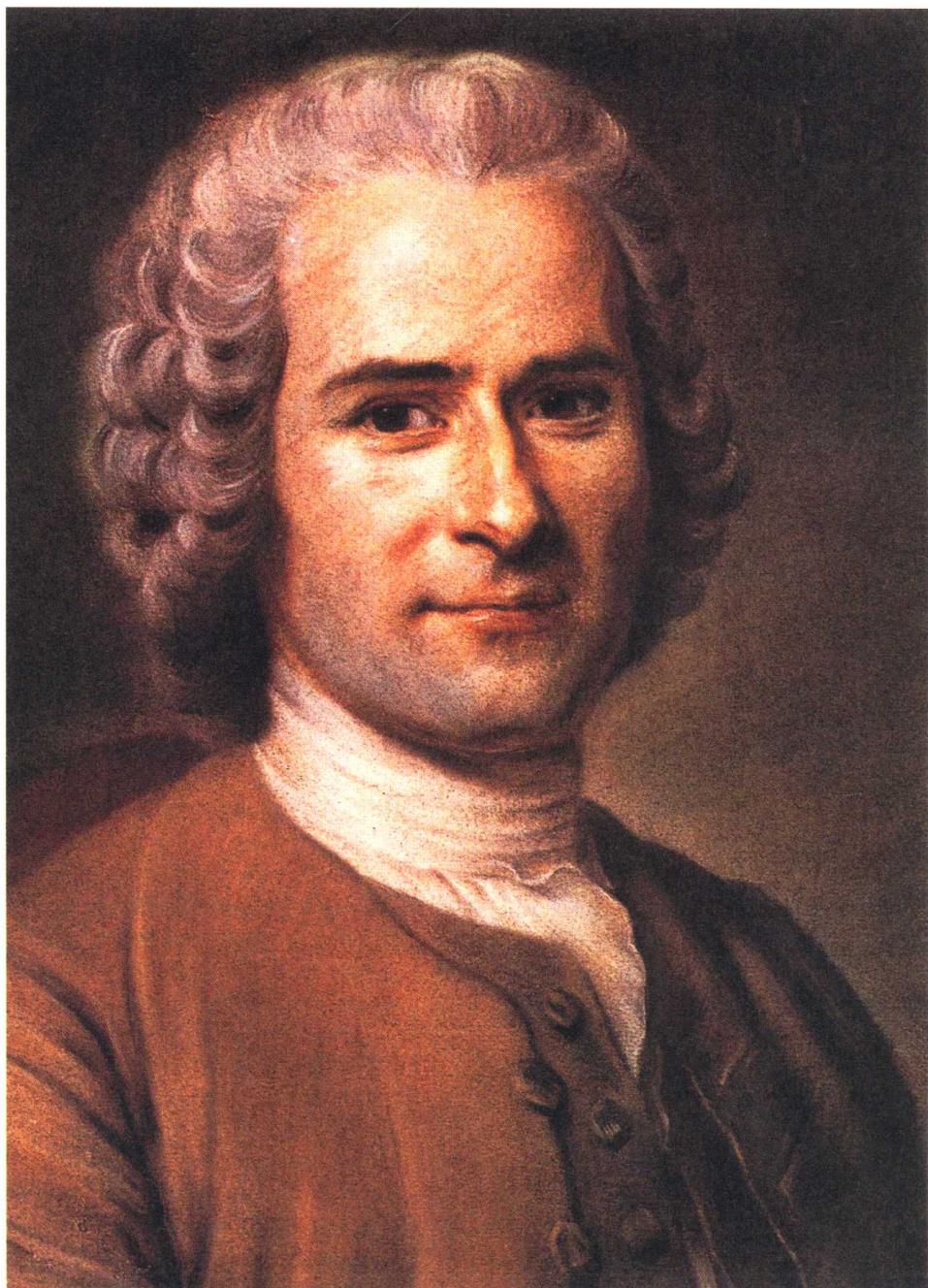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2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9.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卢梭



《植物学通信》中文版序

1. 还是那个卢梭

卢梭，植物学，听起来好奇怪。

那位《忏悔录》、《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的作者怎么又扯上了植物？的确，在相当长时期内，学校里、社会上并没有告诉我们卢梭还关心过植物，更没有讲清楚卢梭的非凡思想与植物学有何关联。

我曾与一位法国文学、哲学专家聊过天，他似乎根本没听说过卢梭留下了植物学著作。这并不奇怪，在一般人眼里，植物学就是植物学，与人文学术有什么瓜葛？由此推想，长期以来卢梭的植物学通信为何没有中译

本，甚至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世上有这本书？

《植物学通信》名义上是向一位小女孩讲述植物知识，在中国的书店中它可能被列为“科普”书，实际上未必要扯上科学。

如何看待卢梭及这部作品，读者有自己的自由，此译本的出版提供了重温卢梭的一个契机。

卢梭，还是那个卢梭，我们对他的解读或许要改变一些。

2. 启蒙、现代与后现代

我虽然在学地质学的时候就读过卢梭的一些书，但并不晓得他如此喜欢草木。在《博物人生》中我曾写道：

许多年以后，通过植物学、博物学我再次追索到卢梭。一开始我甚至怀疑，还是那个卢梭吗？偶然间，我发现卢梭特别喜欢植物，还留下了许多关于植物的描述。先是读容易找到的卢梭的《孤独漫步者的遐想》，果然卢梭在大谈植物学。然后重读《忏悔录》和特鲁松的《卢梭传》，发现了从前完全没有在意的方面：他竟然曾经想成为一名植物学家。植物学对于卢梭有“精神治疗”的含义，观赏植物、研究植物有助于抑制他的神经质。植物、植物学让他心境平和，孩子气十足，从而忘却生活中的那些不快和恶人。

至此，我也只是在个体的意义上理解卢梭对于植物的“关怀”。直到有一天我通过馆际互借读了库克女士（Gail Alexandra Cook）的博士论文《卢梭的“道德植物学”：卢梭植物学作品中的自然、科学和政治》（1994），思路才算打开，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突然经卢梭一个人而迅速串连起来，在他身上，这三个阶

段都有表现。卢梭一直在鼓吹“自然状态”，通过政治哲学又提出了“公民状态”，但他对即将到来的全面现代化进程又表现了深深的不满，因而提出了许多后现代学者才有的社会批判。他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保持了相当的距离，多出了一个反思的维度。为了印证这一感觉，便找来涂尔干的《孟德斯鸠与卢梭》。这位社会学大师把卢梭的政治哲学的逻辑讲得比较清晰。

卢梭一生中虽然也有风光的时候，但总体上讲是不幸的，他的诸多思想和举止在当时都是“反常”的，为当局、学术界、普通百姓所不容。他个人的不幸最终换来全人类的某种觉悟，通过卢梭我们人类的观念得以进化。读卢梭的若干作品或相关传记材料会多少感觉到，与狄德罗、伏尔泰、休谟等人关系搞得一塌糊涂的这个人有些神经质。没错！但是，正是这样一位多少有些“神经”的思想家，敲响了反思现代性的警钟。两百年前就有现代性、后现代性了？历史上，不正是卢梭等一千人揭开了现代性的序幕，促成了现代普适价值观的层层展开吗？没错。达尔文非正统（表现为一定意义的非宗教）、非人类中心、非进步的演化论（即通常说的进化论）同样有较明确的后现代意蕴，但长期以来被作了反向的现代性解读，演化论之被广泛误解与时代错位有相当的关系。伟大思想家的一个特点是，可以适当超越时代，提前感受到、预见到其他人很久以后才明白或者终其一生也未能明白的事情。作为启蒙学者，卢梭一方面是现代性的始作俑者，另一方面是现代性的深刻批判者。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只注意或者更多地注意了前者，而忘记、轻视了后者。

回想起来，我们对“启蒙”的理解是多么地天真啊！这样单向度解读卢梭的缺陷是，只看到与当下现代性观念相一致的思想方面。于是我们将卢梭的自然观念置于次要地位，没有与他的教育学、哲学、政治学联系起来，以为卢梭的植物学爱好是可有可无的修饰或者晚年的无奈。

3. 一根筋与双向度

卢梭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迄今我们对他的理解依然不够“立体”。恰如译者熊姣所言，“卢梭让我切身体会到一种矛盾”，说得更准确些，不止是一种矛盾，而是多种矛盾。

面对大自然中美丽芬芳的植物，卢梭一方面讲植物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又鄙视过分功利地看待植物。要了解身边的花草，卢梭强调必须掌握一些基本的植物学术语、知识，但同时又明确反对为术语所累而不能真正睁眼看花朵。无须回避，这里面有矛盾，或者说有张力。

习惯于讲究理性一致性、推崇“一根筋”价值观的现代人，已经难以欣赏卢梭处处展示的双向度“纠结”。比如，现代人已经自动放弃辩证思维，只认单向度的效率，不知道慢本身也是一种重要价值，无法感受老子《道德经》讲述的另一套价值体系。再比如，在当代奥林匹克精神被简化为“更快、更高、更强”，比赛成为一次次与爱国主义和奖金挂钩的玩命挑战，早已远离游戏（game）的本来含义；竞技体育与锻炼身体已经没多大关系，甚至走向其反面，运动员身体差、死得快已经不算奇闻。在伦敦地铁多少有些“寒酸”的弧形墙体上，我见过一幅面积不算大的公益广告，上书圣雄甘地的一句话“*There is more to life than increasing its speed*”，在中国能拿起本书的人，自然认识这句英文中的每一个词，我就不翻译了（还真不太好译）。对于天南海北行色匆匆的乘客来说，倒是很好的提示：抢什么？

4. 博物学与科学

应当承认，卢梭对植物进行细致观察、研究，与当下科学家做植物科

研，动机、态度、规范和方法是有区别的。这也可视为博物学与科学的差异。卢梭曾坦率地讲，“人们不能设想植物生命本身就值得我们注意；那些一辈子摆弄瓶瓶罐罐的学究瞧不起植物学，照他们的说法，如果不研究植物的效用，那么植物学就是一门没有用处的学科”；“只把植物看成是满足我们欲望的工具，我们在研究中就再也得不到任何真正的乐趣”。

人们可说卢梭还不够科学，但这不会贬损卢梭，因为当下的科研导向恰恰是有问题的。植物在一部分现代高科技的层层分解之下逐渐远离公众的“生活世界”，生命之完整性和尊严在消隐，人与自然的关系被严重扭曲；科技竞技场与社会大舞台上表演的是赤裸裸的非名即利的剧目。

现代性之病是全方位的，卢梭所鼓吹的植物博物学不可能对现代性的诸多顽疾都有疗效。不过，有机会从尝试观察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开始，新的世界就会向自己敞开。

人们怀着敬意享受着科技的成果（对乔布斯的崇拜可见一斑），但是普通人确实越来越难以理解绝大部分现代科技，更不用说亲自参与其中。与科技有着共同起源并且迄今依然部分重叠的博物学，却是人人可以尝试的，我们祖先熟悉它，日日实践，代代相传，到了我们这里，没必要中止。

离开计算机、手机、网络一会儿，它们没有那么重要，尝试把自己偶尔放回大自然吧！

卢梭在这本植物学通信中说，不管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来说，用博物的眼光探究大自然奥秘都能使人避免沉迷于肤浅的娱乐、平息激情引起的骚动，用一种最值得灵魂沉思的对象来充实灵魂，给灵魂提供有益的养料。

博物学曾长期与“绅士的业余爱好”联系在一起。我们不可能都是真正的绅士，但追求恬淡、向往崇高、热爱自然之心是可以有的，也是可以付诸实践的。

面对数百、数千、数万种植物，初学者通常觉得无从下手，不知如何入门，等热情一过，也就跟植物告别了。卢梭在第六封信中讲述了进入植

物世界的步骤、方法，还提醒道：“我希望你所掌握的，不是一种鹦鹉学舌式的给植物命名的能力，而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是能陶冶我们情操、最令人愉悦的学问之一。”

非专业人士接触植物不要指望一下子都能分清每个种、变种、栽培变种，那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修炼博物学，名字是敲门砖，没有名字非常麻烦。如何知道芳名呢？重要的是如卢梭所言，逐渐明了一些“科”的基本特征，见到新植物时，能够下意识地知道它可能属于哪个科，然后再在那个科中为其“安排”位置，知道它所在的“属”或者确定“种”。那么一定要背许多枯燥的东西了？一定要严格按照检索表进行了？未必！多数人不是科学家，可能也不想当科学家。但是，普通人并不缺少感受、辨识、归纳、洞见、推理的能力。见到的植物多了，我们的心灵自然有能力将它们“分类”，只要调整太个人化的“分类”，使之与学术界公认的分类学适当兼容，难题就解决了。只要用心观察，普通人可以做到比植物学家还专业，对某一类植物可以做到“扒了皮认得骨头”，见到指甲大小的植物体就知道什么种类！爱一种植物，就像爱一个人，怎么可能不认识或容忍不认识呢，怎么可能不知道它的分类位置呢？如果做不到，说明爱得不够深。要调动一切可能的资源，打听、正式询问、书刊查找、网上搜索等，办法多着呢！当尝试了几乎一切办法还不见效果时，把它“悬置”起来，放一段时间，没准哪一天通过别的渠道突然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也不要太贪，别幻想一口吃个胖子，博物学是一种休闲、修身、养性的学问，不要太着急。记住，向别人打听植物名称时，不要一下子问一大堆，那样会显得没有诚意，因为费好大劲帮你鉴定了也白费，不久自己就混淆了。靠谱的规划是，一年内真正认识 100 种植物，知道它们所在的科；两年内认识 300 种，加深对各个科的印象；三年认识 500 – 600 种，尝试根据一些关键特征进行分类；四年认识 1000 – 1500 种并有能力自己解决大部分问题。

顺便一提，卢梭非常强调在自然状态中观察、研究植物，提醒“人的

干涉”不要过分，他讨厌“花圃里那些备受青睐的重瓣花”。在北京大学校园就可以证明卢梭的这一观点有一定道理，燕南园里的单瓣榆叶梅要比常见的重瓣榆叶梅优雅、水灵得多！但此类事也不可绝对化，博物学总是允许例外，月季、牡丹的花也不错啊，毕竟大自然中也可以自然突变出重瓣品种。“自然”(natural)不是指任意设定、为所欲为，也不是指凝固不变、无所作为。

译出《植物学通信》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普及植物知识的层面。感谢我的学生熊姣完成了我的一个夙愿，她做得非常棒。多年前我求人从海外购得其英译本时，自己也曾想过从英文把它译成汉语，终因杂事多或太懒而放弃。在我的推荐下，熊姣在紧张撰写博士论文《约翰·雷的博物学》期间，抽空翻译了卢梭这部有特色的著作。小熊与我一样，都喜欢植物，并愿意与他人分享辨识植物的喜悦。小熊基础扎实，做事认真。我相信，她能为复兴博物学做更多工作；盼望更多年轻人译介、书写博物学著作。在此也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认识到博物学的重要性，最近连续推出多种博物学图书。在当下的中国，乐见更多的出版社加入博物学出版的行列（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根本谈不上竞争和市场细分），将更多优秀论著奉献给渴望体验博物人生的读者。

刘华杰

2012年6月6日于檀香山



卢梭的剪影

目 录

《植物学通信》中文版序 /I

第一封信 /001	通信续篇一 /104
第二封信 /014	通信续篇二 /109
第三封信 /023	通信续篇三 /114
第四封信 /037	植物学术语词典注解 /118
第五封信 /050	
第六封信 /069	译后记 /171
第七封信 /085	
第八封信 /098	





第一封信

1771年8月22日

亲爱的表妹，在上次回信中，我之所以没有答复你提到的那些植物方面的问题，是因为单只那些问题，就得写上整整一封信。我有空的时候会给你详谈。¹

你想引导令爱活泼可爱的心灵，并教她观察像植物这样宜人且多变的事物，这种想法在我看来是极好的；我本来不敢提此建议，因为唯恐惹上“若斯先生”²之嫌，但既然你提出了，我自然全心赞成，而且会竭诚提供帮助。因为我相信，不管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来说，探究自然奥秘都能使人避免沉迷于肤浅的娱乐，平息激情引起的骚动，用一种最值得灵魂沉思的对象来充实灵魂、给灵魂提供一种有益的养料。

你已从周围所有常见植物的名字入手来对令爱进行教育，这正是你所

1 纽沙特尔（Neuchatel）图书馆收藏的信件手稿中，此段被删除了，这可能是因为收信人德莱塞尔夫人不希望出版的信件中提到任何具有私人性质的问题。后由戈代（Godet）和布瓦·德·拉图尔（Boy de la Tour）复原。信函原件目前为德莱塞尔夫人的一名后人所有。

2 若斯先生是莫里哀小说《爱情灵药》（*L'amour Médecin*）中的人物，他本人是珠宝商，所以他建议自己的主顾买珠宝。

应当做的。她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的这些为数不多的植物，为她今后拓宽知识面构成了一部分参照点；但这些还不够。你让我制定一份常见植物的简短编目并附上各种植物的鉴别特征，这项工作存在一个困难；那就是，怎样才能清晰而又简明地在信中为你描述这些标志或特征呢？在我看来，如果不使用特定的语言，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这门语言的专用术语构成了一个单独的词汇库，若是一开始不为你解释清楚，你就无法理解这些用语的意思。

此外，单单辨认植物、学习植物名称而对其他内容一无所知，对于像你这样聪慧的人来说，无非是一种过于蠢笨的训练，也不可能让令爱长久地从中体会到乐趣。

我建议你记下植物结构或构造方面的一些基础概念，因为，虽说你只需迈出简短的几步即可进入自然界三个王国中最美丽、最丰富的领域，但是，你至少需要一些启蒙知识才能到达那里。这并不只是命名学的问题，命名学仅仅是草药学家的知识。我向来认为，一个人不知道任何一株植物的名字，也能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植物学家；虽然不希望将令爱培养成一名伟大的植物学家，但是我认为，学会真正看清自己所见的东西，她将来会发现这始终不无裨益。不过，千万别被这项工作吓退。你很快就会认识到，这不是什么重大的任务。等我给你一些建议，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什么复杂或是难以理解的；唯一的问题是，在一开始，需要有起步的耐心；在此之后你大可以随心所欲地往前推进。

由于时令已近秋末，那些结构最为简单的植物已经过季了。此外我也希望能抽出一点时间来给你之前观察到的那些植物略加排序。不过，在我们等待春日降临以便能追随自然之旅程的同时，我至少要教你词汇表里需要记住的少数几个词语。

一株完整的植物包括根、茎、枝、叶、花和果实——在植物学中，无论草本还是木本植物，对于其生殖过程的最终产物，我们都称作“果实”。



百合科珠芽百合
(*Lilium bulbiferum*)



岷江百合(*Lilium regale*)，也叫帝王百合，百合科，于四川。



黄精(*Polygonatum sibiricum*)，百合科，于北京。

这些你都知道，至少，以你的知识要理解这些词语是绰绰有余了；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需要详加审视：结实器官 (**fructification**)，也就是花 (**flower**) 和果实 (**fruit**)。我们先来说“花”吧，花是最先出现的。也正是在这里，自然展示出她的大成之作；通过花，自然的作品得以永存；花朵通常也是植物中最绚丽的部分，并且总是最不易于产生变异。

摘一朵百合花。我想你应该还是很容易找到一些打着朵儿的。在花朵绽放之前，你会看到，茎的顶端有一个椭圆形的花蕾，表面泛着绿色，到即将开放时就会变白；等到完全绽开后，你会看到，花蕾白色的外层部分呈现为花瓶状，裂成好几片。这些有颜色的外层部分——在百合花上为白色——叫做“花冠” (**corolla**)，而不是一般人所以为的花；因为花由好几个部分组成，花冠只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正如你能轻易观察到的，百合花的花冠并不是一整片。当百合花凋零时，六个零散的小片会洒落下来，这些小片就叫做花瓣。因此，百合花的花冠是由六片花瓣组成。对于所有的花朵而言，如果花冠由数片花瓣构成，我们就称之为离瓣的 (**polypetalous**) 花冠；如果花冠是单个的一整